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William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英]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William Shakespeare



William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英] 威廉·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 (英)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W.) 著; 朱生豪译. -- 北京: 中国画报
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46-0633-1

I. ①莎… II. ①莎… ②朱… III. ①悲剧—剧本—
作品集—英国—中世纪 IV. ①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5296号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

出版人: 田 辉

著 者: (英)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W.)

译 者: 朱生豪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409 (版权部)

010-68469781 (发行部) 010-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b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监 印: 傅崇桂

开 本: 16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3年2月北京第1版 201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633-1

定 价: 39.80元

出版说明

1、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是英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最杰出的诗人和剧作家，也是西方文艺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全世界卓越的剧作家之一。他的剧本被翻译成世界各国几乎所有正在通用的语言，其作品的地位和影响力与《圣经》并驾齐驱。

2、此次出版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选取莎士比亚创作中期创作力最为旺盛时期的、最为天才的悲剧作品《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这些作品，表现出莎士比亚对人本精神和人文理想的深入思考，它们的主人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受到近代文明曙光的启蒙照耀，充满雄心勃勃的斗志和理想，然而他们终究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在同环境或内心敌人的悬殊斗争中，失败和毁灭。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被公认为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具有最高艺术成就的作品之一。

3、莎士比亚是近代最早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文学影响深远的一位国外作家。中国现代戏剧的主要奠基人曹禺、田汉、郭沫若、老舍、熊佛西、余上沅、白微等都深受莎士比亚剧作的影响。此次出版的翻译版本，是中国伟大的翻译家朱生豪花费一生的心血。朱生豪从 24 岁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直至 32 岁病逝前，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作品，共 180 万言，31 部剧作。他将生命交予了这项不朽的工作。

4、朱生豪的莎士比亚译本最早在世界书局于 1947 出版后，轰动中外文坛，“欧美文坛为之震惊，许多莎士比亚的研究者简直不敢相信中国人会写出这样

高质量的译文。”（台湾大学教授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虞尔昌）朱生豪一直将“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作为他翻译的最高宗旨。与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的梁实秋译本相比，朱译更富激情，更具才华。“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任何一种译本超过朱生豪的译本，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项翻译工作）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段！这是任何译家比不了的。”（苏福忠《译事余墨》三联书店出版）

5、此次出版的《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在1947年世界书局版的朱生豪译本基础上，力求保留朱译的完美译笔，同时有所编辑、修订，尤其是对一些人名地名按照当今的通译而有所修正，以便于适应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

编者

2012年

目 录

哈姆莱特	1
奥赛罗	107
李尔王	203
麦克白	299



William Shakespeare

哈姆莱特

剧中人物

克劳狄斯 丹麦国王
哈姆莱特 前王之子，今王之侄
福丁布拉斯 挪威王子
霍拉旭 哈姆莱特之友
波洛涅斯 御前大臣
雷欧提斯 波洛涅斯之子
伏提曼德 }
考尼律斯 } 朝臣
罗森格兰兹 }
吉尔登斯吞 }
奥斯里克 }
待臣
教士
马西勒斯 }
勃那多 } 军官
弗兰西斯科 兵士
雷奈尔多 波洛涅斯之仆
上尉
英国使臣
众伶人
二小丑 掘坟墓者

格特鲁德 丹麦王后，哈姆莱特之母

奥菲利娅 波洛涅斯之女

贵族、贵妇、军官、兵士、教士、水手、使者及侍从等

哈姆莱特父亲的鬼魂

地 点

丹麦京城 艾尔西诺

第一幕

第一场 艾尔西诺。城堡前的露台

弗兰西斯科立露台上守望。勃那多从他对面走上来。

勃那多 那边是谁？

弗兰西斯科 不，你先回答我；站住，告诉我你是什么人。

勃那多 国王万岁！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吗？

勃那多 正是。

弗兰西斯科 你来得很准时。

勃那多 现在已经打过十二点钟；你去睡吧，弗兰西斯科。

弗兰西斯科 谢谢你来替我；天冷得厉害，我心里也老大不舒服。

勃那多 你守在这儿，一切都很安静吗？

弗兰西斯科 一只小老鼠也不见走动。

勃那多 好，晚安！要是你碰见霍拉旭和马西勒斯，我的守夜的伙伴们，就叫他们赶紧点来。

弗兰西斯科 我想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了。喂，站住！谁在哪儿？

霍拉旭及马西勒斯上。

霍拉旭 都是自己人。

马西勒斯 丹麦王的臣民。

弗兰西斯科 祝你们晚安！

马西勒斯 啊！再会，正直的军人！谁替了你？

弗兰西斯科 勃那多接我的班。祝你们晚安！（下）

马西勒斯 喂！勃那多！

勃那多 喂——啊！霍拉旭也来了吗？

霍拉旭 他是来了。

勃那多 欢迎，霍拉旭！欢迎，好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什么！这东西今晚又出现过了吗？

勃那多 我还没有瞧见什么。

马西勒斯 霍拉旭说那不过是我们的幻想，我告诉他我们已经两次看见过这个可怕的怪象，他总是不肯相信；所以我请他今晚也来陪我们守一夜，要是这鬼魂再出来，就可以证明我们并没有看错，还可以叫他和它说几句话。

霍拉旭 嘿，嘿，它不会出现的。

勃那多 先请坐下；虽然你一定不肯相信我们的故事，我们还是要把我们这两夜来所看见的情形再向您絮叨一遍。

霍拉旭 好，我们坐下来，听听勃那多怎么说。

勃那多 昨天晚上，当北斗西面的那颗星开始移动到它现在吐射光辉的地方时，时钟刚敲了一点，马西勒斯跟我两个人——

马西勒斯 住声！不要说下去；瞧，它又来了！

鬼魂上。

勃那多 正像已故的国王的模样。

马西勒斯 您是有学问的人，去和它说话，霍拉旭。

勃那多 它的样子不像已故的国王吗？看，霍拉旭。

霍拉旭 像得很；它使我心里充满了恐怖和惊奇。

勃那多 它希望我们对它说话。

马西勒斯 您去问它，霍拉旭。

霍拉旭 你是什么鬼怪，胆敢僭窃丹麦先王出征时的神武的雄姿，在这样深夜的时分出现？凭着上天的名义，我命令你说话！

马西勒斯 它生气了。

勃那多 瞧，它昂然不顾地走开了！

霍拉旭 不要走！说呀，说呀！我命令你，快说！（鬼魂下）

马西勒斯 它走了，不愿回答我们。

勃那多 怎么，霍拉旭！您在发抖，您的脸色这样惨白。这不是幻觉吧？您有什么高见？

霍拉旭 凭上帝起誓，倘不是我自己的眼睛向我证明，我再也不会相信这样的怪事。

马西勒斯 它不像我们的国王吗？

霍拉旭 正如你像你一样。它身上的那副战铠，就是他讨伐野心的挪威王的时候所穿的；它脸上的那副怒容，活像他有一次在谈判破裂以后把那些乘雪橇的波兰人打倒在冰上时的神气。怪事怪事！

马西勒斯 前两次它也是这样不早不晚地在这个静寂的时辰，用军人的步态走过我们的眼前。

霍拉旭 我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想；可是大概推测起来，这恐怕预兆着我们国内将要有一番非常的变故。

马西勒斯 好吧，坐下来。谁要是知道的，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森严的戒备，使全国的军民每夜不得安息；为什么每天都在制造铜炮，还要向国外购买战具；为什么征集大批造船匠日夜赶工，连星期日也不停止工作；这样夜以继日地辛辛苦苦忙碌，究竟为了什么？谁能告诉我？

霍拉旭 我可以告诉你；至少一般人都是这样传说。刚才他的形象还向我们出现的那位已故的王上，你们知道，曾经接受骄矜好胜的挪威的福丁布拉斯的挑战；在那一次决斗中间，我们的勇武的哈姆莱特，——他的英名是举世称颂的——把福丁布拉斯杀死了；按照双方根据法律和骑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福丁布拉斯要是战败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须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拨归胜利的一方；同时我们的王上也提出相当的土地作为赌注，要是福丁布拉斯得胜了，那哈姆莱特的土地也就归他所有，正像在同一协定上所规定的，他失败了，哈姆莱特可以把他的土地没收一样。现在要说起那位福丁布拉斯的儿子，他生得一副未经锤炼的烈火也似的性格，在挪威四境召集了一群无赖之徒，供给他们衣食，驱策他们去干冒险的勾当。他的唯一的目的是，我们的当局看得很清楚，无非是要用武力和强迫性的条

件，夺回他父亲所丧失的土地。照我所知道的，这就是我们种种准备的主要动机，我们这样戒备的唯一原因，也是全国所以这样慌忙骚乱的原因。

勃那多 我想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那位王上在过去和目前的战乱中间，都是一个主要的角色，所以无怪他的武装的形象要向我们出现示警了。

霍拉旭 那是扰乱我们心灵之眼的一点微尘。从前在富强繁盛的罗马，当那雄才大略的裘力斯·凯撒遇害以前不久，披着殒衾的死人都从坟墓里出来，在街道上啾啾鬼语，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预报重大变动的征兆，在我们国内的上上下下也已经屡次出现了。可是别作声！瞧！瞧！它又来了！

鬼魂重上。

霍拉旭 我要挡住它的去路，即使它会害我。不要走，鬼魂！要是你会开口，对我说话吧；要是我有可以为你效劳之处，使你的灵魂得到安息，那么对我说话吧；要是你预知祖国的命运，靠着你的指示，也许可以及时避免未来的灾祸，那么对我说话吧；或者你在生前曾经把你搜刮得来的财宝埋藏在地下，我听见人家说，鬼魂往往在他们藏金的地方徘徊不散，（鸡啼）要是这样的事，你也对我说吧；不要走，说呀！拦住它，马西勒斯。

马西勒斯 要不要我用我的戟刺它？

霍拉旭 好的，要是它不肯站定。

勃那多 它在这儿！

霍拉旭 它在这儿！（鬼魂下）

马西勒斯 它走了！我们不该用暴力对待这样一个尊严的亡魂；因为它是像空气一样不可侵害的，我们无益的打击不过是恶意的徒劳。

勃那多 它正要说话的时候，鸡就啼了。

霍拉旭 于是它就像一个罪犯听到了可怕的召唤似的惊跳起来。我听人家说，报晓的雄鸡用它高锐的啼声，唤醒了白昼之神，一听到它的警告，那些在海里、火里、地下、空中到处浪游的有罪的灵魂，就一个个钻回各自的巢穴里去；这句话现在已经证实了。

马西勒斯 那鬼魂正是在鸡鸣的时候隐去。有人说，在我们每次欢庆救世主诞

生前不久，这报晓的鸟儿总会彻夜长鸣；那时候，他们说，没有一个鬼魂可以出外行走，夜间的空气非常清静，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霍拉旭 我也听人家这样说过，倒有几分相信。可是瞧，清晨披着赤褐色的外衣，已经踏着那边东方高山上的露水走过来了。我们也可以下岗了。照我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我们今夜看见的事情告诉年轻的哈姆莱特；因为凭着我的生命起誓，这一个鬼魂虽然对我们不发一言，见了他一定有话要说。你们以为按着我们的交情和责任说起来，是不是应当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马西勒斯 很好，我们决定去告诉他吧；我知道今天早上在什么地方最容易找到他。（同下）

第二场 城堡中的大厅

国王、王后、哈姆莱特、波洛涅斯、雷欧提斯、伏提曼德、考尼律斯、群臣、侍从等上。

国王 虽然我们亲爱的王兄哈姆莱特新丧未久，我们的心里应当充满了悲痛，我们全国都应当表示一致的哀悼，可是我们凛于后死者责任的重大，不能不违情逆性，一方面固然要用适度的悲哀纪念他，一方面也要为自身的利害着想；所以，在一种悲喜交集的情绪之下，让幸福和忧郁分据了我的两眼，殡葬的挽歌和结婚的笙乐同时并奏，用盛大的喜乐抵消沉重的不幸，我已经和我旧日的长嫂，当今的王后，这一个多战之国的共同的统治者，结为夫妇；这一次婚姻事先曾经征求各位的意见，多承你们诚意的赞助，这是我必须向大家致谢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知道，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看轻了我们的实力，也许他以为自从我们亲爱的王兄驾崩以后，我们的国家已经瓦解，所以挟着他的从中取利的梦想，不断向我们书面要求把他的父亲依法割让给我们英勇的王兄的土地归还。这是他一方面的话。现在要讲到我们的态度和今天召集各位来此的目的。我们的对策是这样的：我这儿已经写好了一封信给挪威国王，年轻的福丁布拉斯的叔父——他因为卧病在床，不曾与闻他侄子的企图——在信里我请他注意他的侄子擅自在国内征募壮

丁，训练士卒，积极进行各种准备的事实，要求他从速制止他的进一步的行动；现在我就派遣你，考尼律斯，还有你，伏提曼德，替我把这封信送给挪威老王，除了训令上所规定的条件以外，你们不得僭用你们的权力与挪威成立逾越范围的妥协。你们赶紧去吧，再会！

考尼律斯、伏提曼德 我们定当尽力执行陛下的旨意。

国王 我相信你们的忠心；再会！（伏提曼德、考尼律斯同下）现在，雷欧提斯，您有什么话说？您对我说您有一个请求；是什么请求，雷欧提斯？只要是合理的事情，您向丹麦王说了，他总不会不答应您。您有什么要求，雷欧提斯，不是您未开口我就自动许给了您吧？丹麦王室和您父亲的关系，正像头脑之于心灵一样密切；丹麦国王乐意为您父亲效劳，正像双手乐于为嘴效劳一样。您要些什么，雷欧提斯？

雷欧提斯 陛下，我要请求您允许我回到法国去。这一次我回国参加陛下加冕的盛典，略尽臣子的微忱，实在是莫大的荣幸；可是现在我的任务已尽，我的心愿又向法国飞驰，但求陛下开恩允准。

国王 您父亲已经答应您了吗？波洛涅斯怎么说？

波洛涅斯 陛下，我推却不过他几次三番的恳求，已经勉强答应他了；请陛下放他去吧。

国王 好好利用你的时间，雷欧提斯，尽情发挥你的才能吧！可是，来，我的侄儿哈姆莱特，我的孩子——

哈姆莱特（旁白）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

国王 为什么愁云依旧笼罩在你的身上？

哈姆莱特 不，陛下；我已经在太阳里晒得太久了。

王后 好哈姆莱特，抛开你阴郁的心情吧，对你的父王应该和颜悦色一点；不要老是垂下眼皮，在泥土之中找寻你的高贵的父亲。你知道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活着的人谁都要死去，从人世踏进永久的宁静。

哈姆莱特 嗯，母亲，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王后 既然是很普通的，那么你为什么瞧上去好像老是这样郁郁于心呢？

哈姆莱特 “好像”，母亲！不，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什么“好像”不“好

像”。好妈妈，我的墨黑的外套、礼俗上规定的丧服、勉强吐出来的叹气、像滚滚江流一样的眼泪、悲苦沮丧的脸色以及一切仪式、外表和忧伤的流露，都不能表示出我的真实的情绪。这些才真是给人瞧的，因为谁也可以做作成这种样子。它们不过是悲哀的装饰和衣服；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国王 哈姆莱特，你这样孝思不匮，原是你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他的孝道，必须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然而固执不变的哀伤，却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行，不是堂堂男子所应有的行为；它表现出一个不肯安于天命的意志，一个经不起艰难痛苦的心，一个缺少忍耐的头脑和一个简单愚昧的理性。既然我们知道那是无可避免的事，无论谁都要遭遇到同样的经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固执地把它介介于怀呢？嘿！那是对上天的罪戾，对死者的罪戾，也是违反人情的罪戾；在理智上它是完全荒谬的，因为从第一个死了的父亲起，直到今天死去的最后一个父亲为止，理智永远在呼喊，“这是无可避免的。”我请你抛弃了这种无益的悲伤，把我当做你的父亲；因为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王位的直接的继承者，我要给你的尊荣和恩宠，不亚于一个最慈爱的父亲之于他的儿子。至于你要回到威登堡去继续求学的意思，那是完全违反我们的愿望的；请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离开这里，在朝廷上领袖群臣，做我们最亲近的国亲和王子，使我们因为每天能看见你而感到欢欣。

王后 不要让你母亲的祈求全归无用，哈姆莱特；请你不要离开我们，不要到威登堡去。

哈姆莱特 我将要勉力服从您的意志，母亲。

国王 啊，那才是一句有孝心的答复；你将在丹麦享有和我同等的尊荣。御妻，来。哈姆莱特这一种自动的顺从使我非常高兴；为了表示庆祝，今天丹麦王每一次举杯祝饮的时候，都要放一响高入云霄的祝炮，让上天应和着地上的雷鸣，发出欢乐的回声。来。（除哈姆莱特外均下）

哈姆莱特 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